



头顶一声吆喝

周围的人都称呼他老冷。

初次与老冷结识，是我刚调到这所学校来，第一次参加支部组织的义务劳动：给露天厕所上石棉瓦。

下午第二节课后，教职工中的七八名党员陆续来到教学楼西侧的厕所旁边，随到随干起来。正是初冬，朔风扬威，而厕所边上的风更是硬得殄人。我们地处黄海之滨，每年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，这天的海风刮得人直打寒战。

我和总务处倪主任同时到达，我俩自然做了临时搭档。当下把码在沟渠岸上的瓦片一人一头抬起来，朝靠在附近厕所墙边的一架木梯走去。这种瓦挺大挺沉，一片足有三十好几斤，我俩一上一下一步一颤地往木梯上面攀援，刚登到一半的样儿，就听有个人在我们头顶吆喝道：“这位戴眼镜的老师快松手！”说着，真有一只筋络暴绽的粗黑手臂朝我伸来。我赶紧松了手，又立即托住瓦片，怕上面承受不住滑坠下去。“倪主任，你也撒手！”又一声吆喝，整块瓦片犹如一架铁灰色的风筝轻疾地离开了我们，呼呼地飞上了头顶。我和倪主任都噓了口气，笨拙地走下木梯。

倪主任人高马大，中年发福，挺着大肚，站在木梯前喘气不匀。我抬头望望屋顶，却不见人影，就问倪主任：“刚才那人是谁？”他沉吟一下，从两只多毛的鼻孔里喷出两股烟雾，漫不经心地应道：“老冷呗！”没来由的一阵哆嗦。

一会儿，陈书记提来了钉锤和长长短短的铁钉，我主动接过钉锤攀上了木梯，爬上了屋顶。谁知我双脚未踏稳，就让一道铿锵的逐客令惊得一趔趄：“别上来！上面只要两个人！”他大概觉得我一介白皮书生，又未脱孩子气，也许正应了“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”的乡间俚语哩！我这时不知从哪来的勇气，固执而响亮地表了态：“我留在上面！”对方默认了。我于是小心翼翼地朝一个身材矮小但身板健实的老头儿靠近，准备听候他的吩咐。不是“吆喝”！

老冷一个热乎乎的称呼

◆ 马培银

多好的老同志

站稳了，我禁不住要把目光对准这个老冷。说不准他有五十几抑或六十多岁，但动作神态完全像个技术娴熟的小伙子，既灵巧又干练。他有一张皱巴巴的团团脸，扫帚眉下，一对网着几条血丝的有点外突的眼睛小而极富神采。满头灰白的短发硬扎扎的像一把钢丝，在砭肌剔骨的风中倔强地颤动。他那圆圆的嘴唇亦紫发乌，牙床不时地错位牵动着嘴唇的蠕动，可唇边的弧状纹却越发显示沉毅坚挺。我分明觉得面前的老冷简直就是一位高明严格的乐队指挥，那乒乒乓乓的敲击声就是一组组激越飞翔的美妙音符。只见他上牙咬住下唇，喉咙里时而发出“嗨！嗨！”的助威声，每钉牢一块瓦片，他的嘴角和眼里就溢出无与伦比的动人慈笑。

我们在屋顶干了一个多小时才完工下梯。

“老冷，谢谢你！”陈书记似乎带点歉意地向他道谢。老冷搓搓也许已经冻得发麻的双手，孩子般羞赧地笑笑，说：“不谢！不谢！不谢！”然后挺了挺胸，背脊直直地快步离开了。我见他朝学校食堂方向大步流星赶去，大概是去准备给住校生开晚饭吧？多好的老同志！我这样痴痴地望着他的背影在大楼拐角处消失。

很快我便弄清楚，老冷不是党员，那天他是听到消息赶来“义务”的。

学校安排教职工轮流值周，轮到我，有时我也到学生食堂转转，想不到，我在这里又见到了“他”。他的名字出现在一块黑板报的表扬栏里，还有一个学生为他编了一首顺口溜赞他服务态度如何好。有一回我看到老冷很晚才从食堂里出来，一边搓着油污斑斑的大手，一边快步朝校门口走去。我以为他下班，便追了上去同他打招呼，没话找话说：“老冷，饭吃过啦？”他见我也往校外走，便与我并肩走着，听我问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我回家吃。”我来了兴趣，又问：“学校不是规定炊事员可以在食堂吃饭吗？这么晚了，不饿吗？”他又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我不吃的，我是来帮忙的。”哦，老冷原来不是炊事员，是临时到食堂帮炊的勤杂工吧！

本版插图 杨宏富



集体照起风波

暑假前夕，学校首届毕业生要离校了，这可是我们职工中专的一件大喜事！这天，全校披红挂绿，一派节日的气氛，人人脸上眉宇间全盛满了喜乐的笑。老冷也一早来到学校，换了一套崭新的夏装，皱巴巴的团团脸上开满了菊花。学校派我负责布置开会拍照场地。默契似的，老冷从食堂拖来了三轮踏车，帮我一起把几间教室里的课桌椅一张张搬运到操场。

炎暑天气，大地流火，我和老冷上身的背心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又乏又热，口干舌躁，都不想多讲话，人像机械一样拉了一趟又一趟，全部桌椅才安置停当了。我瞧瞧老冷，老冷也在定定地看我，都不禁哑然失笑了，原来我们各自的脸上都变得花里胡哨的，要多可笑有多可笑。我心里一阵颤动，老冷年岁这么大，却也跟我一样，乐呵呵笑嘻嘻的，像庆祝一场战斗大捷似的，我想向老冷表示我衷心的感谢，可我面对他竟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会后要拍照了，后勤倪主任正在又吹哨子又吼叫，催促大家去教学楼前面的大操场上去集中。管文卫的副县长、几名特邀的乡镇企业经理以及好多兄弟单位的来宾，他们将同全体教职工和毕业生一起照相留念。

“注意！”摄影师傅拉长声调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声“老冷出去”像晴天霹雳，六月降雪，似乎地卷狂飙，浪静发海啸，在场的人都侧过头去看发声的人。却见倪主任，这次照相的总指挥，腆着肚皮从队列内摇晃着步出来，转身来到最后一排东头，就是我的身旁老冷站立的地方。他从后面扯了把挺起胸目视前方的老冷的长腿，用目光示意他从桌子上跳下去。老冷不知所措地一跃而下。倪主任在老冷耳边叽叽咕咕了一阵，我没听清讲些什么，但我看得真真切切，这时的老冷满脸烧得血红，像饮了过量的烈性酒精。许是热的急的，羞的怨的，鼻尖上眼角边额际间亮晶晶的汗珠子大把大把往地上淌。我还是第一次发现老冷耷拉着灰白脑袋，像被秋霜打过的茄子一样完全蔫了。他一步一挪地离开了拍照的行列，神情木木地朝空旷的校门外踟蹰而去。

这一幕发生得如此突然结束得如此迅速，真令人头晕目眩，一串串问号像污水沟里的子丫似的，钻在我几乎混沌一片的脑海里交错游弋。我这个平素最不喜欢随便打听别人隐私的人，这时却萌生一个念头，一定要找个机会问问倪主任，问问老冷本人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我把迷惘和困惑的眼光投向老冷去的看不见的远方，似乎隐隐意识到了什么。

“他是谁？这老头像是面熟嘛！”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宾问人群中走在她旁边的倪主任。倪主任眨了眨发红发困的眼睛，鼻音很重地回答：“老头原是县化肥厂工人，老光棍一条，听说早年有个老婆，后来不知怎么离了，没留下一儿一女。前年退休后，跟他妹妹妹夫一起生活。不知为什么，他跟我校的教职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，一来就到处瞎忙，可他什么报酬也不要。他只说不要把他赶走，他特别愿意在这里帮帮忙，别的什么也不谈！一个神经兮兮的怪老头！”说到这里又不觉高了几个分贝，嗓门一亮：“老头又偏不识相，拍全体照时……”“真不可思议啊！”

原来如此！我心头一热，浪花追逐般翻滚不停。

由于工作调动的原由，不久我便离开了那所学校，从黄海之滨来到了黄浦江畔，工作之余，我仍苦苦思念着一个人，他就是老冷！我发现老冷已在我心中占据了重要一角。终于憋不住，有一回我专门打电话问我在那所学校的同事小余：“你知道那个在校园里转悠帮事的义工老冷吗？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”小余对我的问询一点不感到吃惊，但却不无激动地告诉我：“老冷在新的学校又回来了！许多老师、职工和学生都乐意每天见到他！”多么毋庸置疑的喜悦！

呵，老冷，祝福你，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欣慰与轻松！仿佛有一股清风拂去了心头缠绕的雾霾，有一泓清流沁入焦渴的心灵。“老冷”，这个热乎乎的称呼，不胫而走，芳香着我们周围的空气，像良种一样播向待垦的处女地。呵，老冷，我曾经的“同事”，为你而值得扬眉吐气！

下班高峰时间，乘坐 57 路公交车回家，人特别多，神态疲惫的上班族，书包鼓鼓囊囊的学生族，肩膀并着肩膀，脚跟挨着脚跟。有人玩游戏，有人听音乐，有人打瞌睡，有人神情呆滞，拥挤却安静，一人一世界，彼此不相关。偶尔有砸吧嘴的声音，无非是你踩着我了，你碰着我了，却少有人大声喧哗。这座城，这个点，人们连大声责备都懒得开口。

到站，关车门，发动。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，门又开了。两分钟过后，听到司机说，老年卡不能用的，现在下班高峰。一个尖锐的女声传来，啥么子，为啥不能用，阿拉爷毛 80 岁来，我也快 60 了，还不能用来。司机不耐烦的声音，拉牢了拉牢了，要走来，这个时候出来干嘛，看不到这么多下班的人啊，轧闹忙啊。女人接道，算了算了，不计较了，我投币好了。随即，女人拉着老爷子往里走，谢谢依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人群中闪现着纷纷皱起的眉头和避让的姿态。好在，很快有人给老人让座了。

女人站在座位旁，恰巧跟我并排站在一起。这才看清：浓妆艳抹的脸，厚粉底，粗眼线，粘在一起的睫毛，血盆大口，过目难忘，“触目惊心”。只听得老人说，把东西给我拿着，我拿着。声音很大，而且沙哑。老人手上青筋突出，皮骨相连，手指微微颤抖，想去拿女人手里的包。女人赶紧拍他的手，弯着腰，在老人耳边很大声地说，没事没事，我拿着，依坐好了，拉牢了。我跟你说话，现在用的药比原来的要好，原来的呢伤心脏，现在这个吃了，能预防癌症。女人声音大得半个车厢都能听见，明显感觉到周边几道目光扫向她。

公交车一路前行，路过高架桥。女人推推老人说，依看呀，现在阿拉上海高架老多的，比原来好多了，有了高架桥，车子就不堵了，多方便。老人连忙点点头，咧嘴笑了，方便的方便的，老好了。我看看高架，一排一排爬行的车，跟停车场似的，窗户里反射出自己一脸黑线的表情。而父女俩还沉浸在忆苦思甜中，谈话声一声盖过一声，气氛一浪高过一浪。

车子继续前行，女人的话题从未间断，从电子信息技术到最新娱乐八卦，从国家主席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，还有不少反常识、毁三观的，这都不妨碍她流利的表达。老人大多边笑边点头，插几句话，饶有兴致。直到过了大概半个小时，老人开始打瞌睡，这个时候，女人终于不说话了，靠着座位靠背，闭上眼睛，车厢里一下子又安静下来。夕阳余晖照在她脸上，皮肤松弛，眼角耷拉，却泛出一种别样的温柔。

我想起了自己。那个时候，正经历着父亲术后休养，常有情绪波动，为了跟他们更好联系，我给他们注册了 QQ 号，视频代替了每日通话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原先每日通话 10 分钟，变成了每日视频一小时。这个一小时是我在小心翼翼中探索出来的：就是短于一小时，第二天他们会给脸色看。于是，每天回家变成打仗一般，做饭、洗衣、视频，再无闲暇生活，疲惫不堪。不仅如此，白天倘若我 QQ 头像是灰色的，电话短信便会不期而至，虽然每次一说是开会或者出来办事，他们会立刻挂掉电话，不再“骚扰”，但下次仍会如此。一年之后，不堪忍受，我开始使用读书时候学到的一种心理学招数“脱敏治疗”，视频从一天变成两天变成三天变成一周，让他们慢慢适应。我知道父母内心是不情愿的，好多次，父亲打电话来，都说，哎呀，你妈非让打，我说你肯定在忙吧，她还不信。让我哭笑不得。

可是，看着闭目养神的中年妇女的这个瞬间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错了。不管我怎么认为子女不应该是父母的附属品，孩子大了应该有自己的人生，这些道理只是我的观念，并不是父母的想法，强迫他们接受我的想法又何尝不是一种残酷。跟父母的沟通交流，不在于形式，不在于内容，只在于交流本身，让他们知道我惦记他们，这样就足够了。

公车到站了，回家开电脑，上 QQ，视频开始。因为我知道，聒噪有时也是一种孝道。

『聒噪』的孝道

◆ 沈媛媛